

新闻事业与新闻人才的培养

刘惠文

新闻学是一门综合性的新兴学科。它的真正建立,尚不足一个世纪。我国对新闻学的研究及其教育,比西方国家略晚一些。新闻事业的创办,要比新闻学科的建立要早得多。就说最早的汉代邸报,距今已约两千年。就是近代资产阶级报刊的兴起,也有二、三百年。大凡要干一番事业,从中总要涌现一批人才。不断兴盛的新闻事业,正是如此:象美国的普利策、达纳、斯诺、史沫特莱、怀特黑德等;就如中国的梁启超、邹韬奋、恽逸群等。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并未受过专业训练,但是,令人谁也不否认他们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周恩来等,也都相当勤奋地干过新闻工作。列宁曾经在他的履历表上填写过“新闻工作者”。他们当中,并未有人受过专业训练,但是,广大的人民大众,甚至包括他们政治观点的死敌,也不否认他们在新闻工作上的丰功伟绩。

如上所述,除马、恩、列、斯及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导师外,还有普利策、达纳等,他们这些人不能不说是新闻事业中的“奇才”。但是,和别的事业一样,单靠几个“奇才”是远远不够的。事业是社会的、大众的事业,没有千百万大众乃至更多的人为此事业而奋斗,且不说事业的成功不可能,就连事业的能否发展或生存也恐怕不可能。

业以人兴。新闻事业是要靠人才才能兴盛的。而人才仅靠自发涌现也是不够的。新闻人才在实际工作中自发涌现在科学技术进展迅

速的现代已不太可能。这就不得不依赖于新闻人才的培养。

但是从我国新闻事业队伍素质的现状来看,是不太令人满意的。即使那些受过新闻学教育的人们中;还不能都被认为是“佼佼者”,或者唤做“好用的”,这除了我们必须考虑进去的社会原因以外,就不得不对我们的新闻教育现状感到疑惑!

如果我们能用采写新闻的那种客观方法,来分析一下普利策、达纳,分析一下马克思、列宁,分析一下斯诺、史沫特莱,分析一下穆青、彭子冈、刘衡,分析一下郭超人、陆拂为、宋世雄,分析一下一批新闻名流的新闻实践,我们不难发现:

第一,新闻人才必须首先是可塑型的人。

第二,新闻人才必须是过了语言关的人。

第三,新闻人才必须是掌握多种思维模式的人。

第四,新闻人才必须是精通业务的人。

第五,新闻人才必须是善于不断学习、能够掌握多门专业知识的人。

如果承认上述五点是新闻人才的必需特征,那么,就不难发现我国新闻教育现状的首要问题:新闻教育的指导思想问题;即新闻人才的直接培养问题。

新闻教育是要培养新闻记者、编辑,是要培养新闻学上的行家里手。但是由于新闻事业几乎是最先应用和引进新技术,由于新

闻工作职业的需要，他决不是任何一名青少年就可以塑造成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的招生方式，这就得根据专业而异，学广播新闻专业的人，就得要试试嗓子，听听口音，学电视新闻专业的人，就得看看容貌。大凡在现代学习新闻专业的人，首先要检测他的可塑性程度如何。新闻教育的招生，必须改革，应“特招”，应“面试”。

经过“特招”、“面试”而被录取的学生，在高校实施新闻教育的过程中，主要应培养哪几种专门能力呢？这也是我们新闻教育中要提醒注意的主要问题：

第一，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人与其它动物的根本区别是能够使用语言。学好语言（对于我国的新闻系学生，至少学好汉语和任何一门外国语），是可望塑造成记者、编辑的第一步。应该指出，新闻报道，都是公之于众的，它在语言上是人们借以模仿的典范。而语言，绝不仅仅是诉诸于文字，它还有口头语言，图象语言等等。如果在实施语言教育中，那些差劣者，因为根本无可塑成记者之望，就应该予以淘汰。现在我国的新闻学院（系），大多是中文系里派生出来的，有些中文系里至今还没有新闻专业，难道“语言关”都过不了吗？乍一听来，这反问很有道理，其实不然。说个最简单的例子吧！中国文学史（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就要讲它两年！在这些教师的指导下，新闻系学生泛览了中国文学史，却毫不废力地忘却了中国新闻史。中文专业这么重于读文学史，读文学作品，新闻专业却这么轻于读新闻史。读新闻作品，我们学生的新闻语言关如何过法？当然，对于以作品讲史的方法是可取的。这样，我们的新闻事业史的教材也就成了问题，必须以作品以名记者论史。配上大批新闻作品选本作阅读参考，再加上经过自己精编的（古代、近代、当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古代、现代）汉语及其写作的教学，使新闻系学生能够顺利地过好新闻语言关。现在有些新闻系投青年学生之所好，尽

开些古诗文赏析课，而且美其名曰于“制作标题”、“写活新闻”有用！其实，这些大学生又不是没有阅读能力，给他们《唐诗》、《宋词》、《历代文选》等在课余背诵就可以了，这些老师何须兴古代文人墨客评点派、赏析派之遗风？！如果说能够用一年的时间，就能够培养出学生运用新闻语言的能力，那在新闻教育中就是一次大飞跃。

第二，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这一点，由于新闻界长久的积习，总认为写新闻以逻辑思维为主，交叉着一些形象思维。这就极大地束缚了新闻教育的手脚。思考能力，辨析能力，常常不是借助一种思维模式来单独完成的。例如小学教师教育小孩，拿出两个苹果，再加两个，构成可感的形象，使学生能够得出“4”，渐渐地，老师又引进数理逻辑，四个减去两个，得出两个。何况，我们是教育大学生，那就要系统地介绍各种思维的模式，以供他们在从事新闻工作时使用，提高他们在现场采写时的应变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等，是首要的一课。当然，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四化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党在新时期的方针、政策、措施，四化建设中的各种专业理论，也将有助于学生思维能力的解放。西方新的哲学观点，也可借鉴。在一个“开放”型的新时代里，思维模式的多样与频繁交叉，这是必然。但现在新闻写作上，那种“散文式”的新闻报道，就很难说它是逻辑思维为主与形象思维相交叉的产物，而与之类似的描述式的新闻（速写、特写）却要将这两种思维模式的原位置予以颠倒。还有那些预示性新闻，不具有创造型思维模式，这种新信息也会在我们培养的未来记者的鼻子底下溜走。如果花一年时间，系统地完成了新闻系学生思维模式的介绍，培养了他们一定的思辨能力，那将在新闻教育中是一个大的突破。

第三，注意新闻业务能力的培养。新闻专业的学生，是来学什么的？谁都不会否认：是来学习新闻业务的。新闻专业的学生，必须

具有一定的专业能力。和其他学科相比，新闻专业的学生应该对自己本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相对地精通，如同化学系的学生精通化学一样，如同生物系知晓生物进化一样。这里面，又牵涉到教材问题，我们应该有新闻学理论，我们要研究新闻传播、新闻受众及其之间的关系，等等。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审察各个时期的新闻实践，严格按照新闻与社会的关系、新闻作品内部的关系、新闻批评与鉴赏的“三大块”体系，编纂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借以指导实践，教喻学生。在新闻实践上，要注意对学生的采访、写作、编辑、排版、录音、摄影、摄像、剪辑、合成等新闻传播各个过程的环节训练。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新闻系毕业的学生，走上工作岗位，由于语言与思维这几关都没过好，虽懂点采写，却写的好新闻作品不多。总是那么干巴枯燥，令人倒胃。马克思说：要“根据事实描写事实”，“描写”二字，十分耐人寻味。新闻是再现新近发生的、正在发生的、或预示将要发生的事实或现象。而不是照录，不是刻板的、轻描淡写的记述。一个中文系的冒尖学生，可以写出长达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但不见得能写好三百字的新闻，而且也很可能他写的那篇小说还没有三百字的新闻那么起到社会作用。所以这些业务训练，特别是用社会主义的新闻理论指导新闻实践的扎实训练，如果能够在两年中完成这一教学任务，并且能在毕业论文中将学生自己钻研的体会总结出来，那将在新闻教育中是一

个比较大的突破了。

还有，就是关于“后劲”问题。这是新闻教育中一个再加工的问题。如果把大学本科四年比做“新闻教育的初级阶段”，那么，毕业分配工作以后的漫长时期，将是该学生接受“新闻教育的高级阶段”——这是从不自觉（自发地）接受新闻教育结束而自觉地接受新闻教育开始的阶段。新闻记者，理应做到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各门专业知识都并不陌生。这就应该面向我们的工作对象，有计划、有步骤地学习各门知识。那种以为四年时间就要学好多知识的设想，是不现实的。新闻教育在大学本科四年中，主要是培养新闻事业方面的“专家”——四年以后，依靠该学生的自学而成为一名“一专多能”的记者。就如中文系毕业生参加搞新闻工作一样，用三、四年时间能比较地熟悉新闻业务，那么，新闻系的学生也用三、四年的时间，就不能熟悉一下中文系的课程乃至其它吗？

最后，新闻教育应实现“教师与学生”在教学上的“双主体”。试看我国的新闻教育现状，有多少这样的？新闻系的学生，没有优秀的新闻作品来课外阅读，更谈不上大量地阅读了。要让新闻系的学生有新闻书读，有新闻纸看，有广播新闻听，有电视新闻看和听，这样，新闻系学生就会从自发到自觉地学习和钻研新闻业务，毕业后在新闻单位里又旁及其他学科，那么，他们的“后劲”也就足了，他们想成为新闻名流的愿望也就指日可待了。